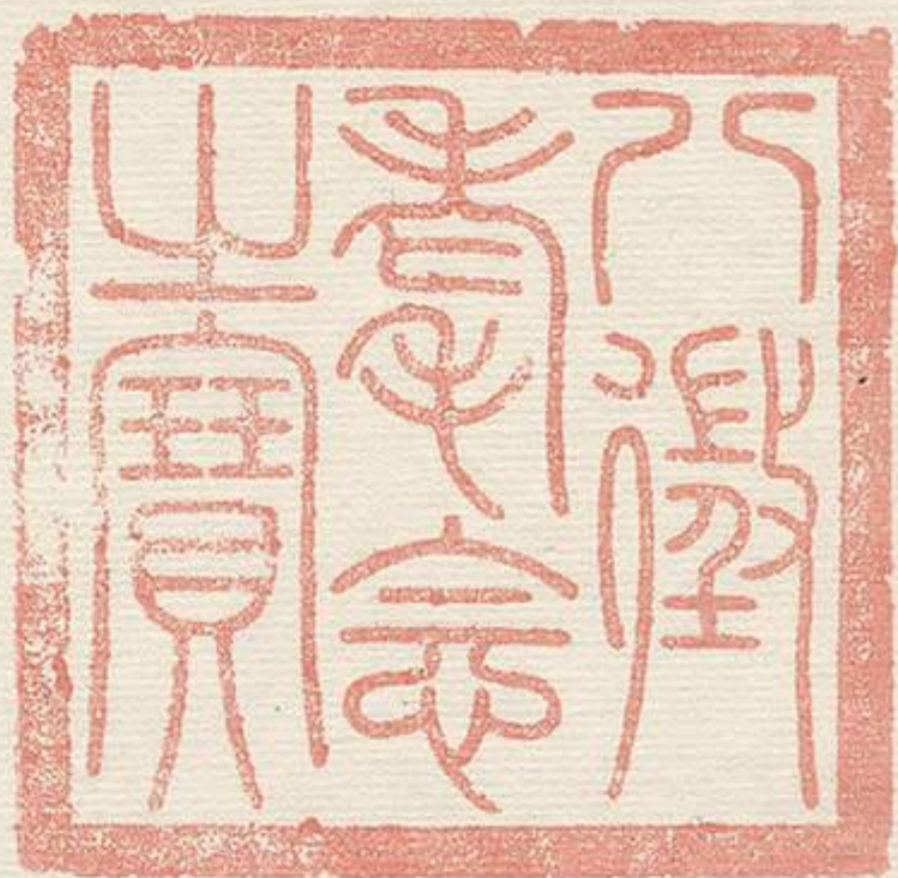


大易粹言

七



大易粹言上經卷第三

離上



伊川先生曰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用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一作齧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一作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

卷之三

大易粹言

噬嗑

葉音

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

象也

易傳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先生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无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

刑也

易傳

噬嗑一

橫渠先生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

焉

正蒙

白雲郭氏曰噬嗑之名有二義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合嗑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嗑者不噬噬為始也嗑為終也終始之義分焉文王之辭兼始終故言亨謂嗑之終也言利用獄謂噬之始也噬之始立卦之義也嗑之終卦成之義也周公論立卦之始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嗑

非无噬義也舉一以明之耳孔子於彖從文王蓋釋文王之辭也於象從周公蓋釋周公之辭也於繫辭極其終蓋明文王周公之所未言也故言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又曰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皆以噬為義而不及噬也如是則知方立卦之始主於噬而卦成之後主於噬矣主於噬故利用獄噬亨之時非利用矣是以聖人於道德仁義无時不用刑獄雖設而其用有時者蓋本噬噬之義故也唐虞之民不犯成周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以用獄為利也故知利用特在

於有間之時易之為辭其旨遠哉然頤中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於此者蓋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頤中至小猶頤震之動離之明而後可斷矧有大於此者乎是以聖人欽慎之而不忽也

易說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先生曰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噬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

而亨。○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

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

柔非治獄之宜也

並易傳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

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

擊者是也

呂與叔錄

橫渠先生曰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文也。○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

曰上行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麗而下動一剛間之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則間去矣故噬嗑而亨也夫噬嗑者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

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夫剛柔分以爻言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二體言也擊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剛柔分而不相雜非文也用文非所以治獄故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威明並著而无留獄矣此治獄之道也六五柔得中而上行用獄之主也人君阻法度之威而濟之以剛果則片言折之可也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則人君所宜恤也故古之治獄者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刑不以剛決之意也人君以剛健為德五君位也而柔居之不當位也故所利惟用獄而

已自噬嗑亨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噬嗑自否出者也否乾上而坤下乾剛而坤柔初六一變而為六五離柔也九五一變而為初九震剛也昔之剛者今則分而下為柔昔之柔者今則分而上為剛故曰剛柔分剛在下則動柔在上則明動而明初未章也合而後章而六

五居上无剛健之材利獄除間而已老子曰天地之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此間之不可不除而利獄以除間者人事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升而為離柔也九五降而為震剛也雍曰剛柔之分蓋以乾之三剛分一以成震坤之三柔分一以成離也否泰二體乾坤之純故噬嗑與賁皆稱分焉噬嗑之柔蓋具三義自己成一體論之合六爻而言有頤中有物之象自乾坤之變論之則有剛柔分之義自震離二體而言故曰動而明雷

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於是乎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之道而用獄也柔得中六五也上行則法天動而必明之意也故雖无剛健之才以當其位亦可為噬嗑之主而用獄矣由是知聖人用獄无私情一本天道而已然則漢唐之興卒无三代之治者不明法天故也其惡之大尤見於用獄之際不知雷電之必合以盡動而明之義復蹈秦皇慘毒之政其傳祀數百年亦已幸矣是以游聖門者羞稱之

易說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伊川先生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
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電雷之
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者明事理
而爲之防者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先王觀雷電威明之象而致慎焉故
明罰勅法明則不濫勅則不苛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左氏曰展氏
有隱慝焉書之金縢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故知雷電之威无隱而弗及也易之取象噬嗑與
豐无以異此噬嗑者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

三十一

大易粹言二

噬嗑七

深文

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
明罰勅法而後用也天之動威其行如此則先王
之用刑其有不慎者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於此可見矣然則噬嗑與豐施設之序何異
也曰猶之天也將先春而後秋乎將先秋而後春
乎故折獄致刑蓋有不得已而然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
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
不待明罰勅法而後用也雍曰二卦先後之象盡
於此矣然噬嗑方動以期於明必先明其罰勅其

法以示天下使天下知所避然後犯于有司者可以麗其罪若周官大司寇縣刑象之法于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至於士師又憲禁令于國及郊野此之謂明罰勅法也豐則已明而動是已布刑也已令憲也動則麗之刑矣若大司寇邦典定之邦法斷之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之謂折獄致刑也是皆聖人之政見於有迹者也若其至仁

內充推恩四海蓋不可得而見焉特於聖人之言得其大槩而已觀舜戒羣后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戒臯陶曰惟明克允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无刑而臯陶稱舜亦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知此則盡噬嗑之用獄矣然舜之命臯陶必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然後曰汝作士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之時也由是知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為利也

易說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
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
其過小故獲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
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
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
故一有後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
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
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
位陰陽繫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一作爻初上不
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為大

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
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履校而滅
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去不行也古
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
於惡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用刑期於无刑而已當用獄
之初未至於惡積而罪大猶足以遷善也故履校
滅趾使不進於惡而已所以小懲而大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初最下上過尊位皆无位也

无位受刑者也王弼谓无陰陽之位非也雍曰觀
輔嗣傳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謂无陰陽之位者以
略例言初上无陰陽定位故也易之於爻以二三
四五爲人道之著初上雖爲始終然既居六畫之
内安得謂之无位若謂非有位用事之象則可也
是以在噬嗑爲受刑之人夫以聖人仁覆天下於
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履校滅趾不以爲
過何哉蓋小懲於早所以大誡於後使惡不進是
爲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
惡孰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之校履之而設其
趾大其校也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不
行也

易說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
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
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
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
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
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
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深至

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
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居有過之地而已噬之乘剛而
動為力不勞動未過中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刑
當而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也鼻
者息之出入往來而不窮也九四為間者也而初
應之二剛合則為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絕其往
來乃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蓋才不足

而資物以為用者也柔順中正裕於矜恤之仁而
略於剛斷之義然而噬膚之易有滅鼻之深蓋乘
剛之過也六二且以為戒況其它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三四五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
也膚柔脆之物易噬也夫六二柔順中正之德宜
其用刑无過舉矣今噬膚之易而有滅鼻之深者
蓋六二以柔乘剛患在不及能勉於用剛焉乃能
乘剛故此噬深亦无咎也古者刑亂國用重典豈
非噬膚乘剛之義乎四爻必假膚腊腓肉見義者
以噬嗑之名本取頤中之象故也易說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吝也○六三一无三字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間在四四為剛陽故曰腊肉非禮傷義故曰遇毒能以為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吝而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中有物謂九四也則噬嗑之為間惟九四而已故有腊肉之象焉腊肉物之全體也六三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上當九四之剛故噬腊肉而遇毒也噬腊肉而遇毒故可吝然噬終必

合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雖乘剛而能噬深者中正故也六三之柔又非中正其噬難矣而能擇乾物之小

者噬之猶如治小獄決小罪可謂度德而量力者也然其威德終不足以服人適足以招怨懟而致悔吝以其刑既小是以止於小吝而无大咎也鄭氏周官注以小物全乾為腊馬氏以有骨謂之肺其義最得之毒害也猶人不勝其噬而疾作也易說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聯一云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

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云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五為陰柔故喻乾肺能守正得剛直之義故艱貞吉其德光大則其身非艱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夫處群陰之中當除間之責其任難勝矣故有噬乾肺之象焉肺肉之有骨者堅而難噬也噬肺而得金矢以剛克遇之也蓋剛過中故有金矢之象焉夫用獄之道君子所宜盡心也一之以剛直則獄有不得其情者故利艱貞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雖利艱貞未能使无訟也故曰未光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肺骨之堅強而難噬者也噬嗑

大易辨言

噬嗑上四

余全

皆以柔而四為頤中之間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為難聽之訟在獄則為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

尚且曰利艱貞吉則先王之於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於聽之始也如此之慎於其成也則又可知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肺骨之乾堅強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四爲頤中之間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爲難聽之訟在獄則爲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不直則入其

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於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於聽之始也如此之慎於其成也則又可知矣雍曰九四有至難之噬而得束矢鈞金猶曰利艱貞吉者曾子所謂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聖人明慎欽恤之意也雖然刑期於无刑必也使无訟如是則得金矢亦安足以爲聖人之光哉所謂聽訟猶人者也帝堯之光被四表文王之光于四方其道有大於此者矣故孔子之象以九四爲未光也易說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爲噬

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一作忘危懼也

○貞厲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

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四上九難於屈服故曰乾肉得居中持堅之義貞而危則得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任天下之重而以柔居之欲除

天下之間噬之亦難矣故有乾肉之象焉然據天下之利勢噬之雖難與噬乾肺則異矣居中而處剛得黃金也噬乾肉得黃金雖不當位而居中則不過處剛則不如得當也其餘間也能勝其任矣故於貞厲而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聽獄之道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然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棐彛者也故噬嗑乾肉得黃金

三十五

大易祥言

噬嗑七

曾

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尚且曰貞厲无咎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故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棐彛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又曰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雍曰乾肉之噬易於乾肺六五柔而用中有可噬

之道故得黃金然猶貞厲者蓋未能盡為君之道故也觀舜命臯陶作士而戒以无刑孔子子仲由折獄而自任以无訟蓋君道无事於獄不必有乾肉之噬矣

易說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

三十五

大易粹言

噬嗑五上

曾桂

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

一无傷字

其耳

誠聰之不明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為間之極至於惡積而罪大以其聰

不明也使之聞過而改寧至是夫

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可揜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聰之不明可知也蓋能明善惡安危之戒必无是凶矣然初六滅鼻上九滅耳或以滅為刑而疑之獨孔氏以謂滅沒也蓋履校何校則刑也履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沒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

噬膚之易而深噬焉自沒其臯用力之過也此皆
沒之義也若以滅耳為刵滅臯為剝滅趾為刑則
上九復不為凶而初二又不為无咎也書注剝則
輕刑也考之呂刑荆辟為重故漢重斬趾同於棄
市方初六小懲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
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初二无咎上九刵
凶蓋戒之於早故終為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
矣然則械其首者安知終不麗於大辟乎故為重
刑也

易說



離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易傳

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

大易粹言三

賁一

其

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加之文而已又曰埋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則不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

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
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
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夬
之剛決柔始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
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爲象者山
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
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
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
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居尊位是
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賁本泰
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
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
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
異於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雖
變而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

三十七

大易粹言三

賁二

三

易說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伊川先生曰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
相一作爲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

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

又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一無而字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始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

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並易傳○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

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據發曾中所蘊自

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

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

文也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賁飾也文无所止則无所致飾焉文

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為賁也凡賁之道能為之

文而已不能增其質也柔來文剛有其質矣故亨

剛上而文柔天文也由是而變化生焉故觀此足

以察時變傳曰器以藏禮禮以藏器則文明止矣

此人文也故觀此足以化成天下自賁亨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王輔嗣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

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甚哉斯言之

過也互體卦變其來尚矣將一切而去之不可也

且賁之成卦變自泰來上六之柔下文於九二之

剛九二之剛上文於上六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

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是則剛柔上

下相錯而相文天文人文備於此矣此言不可誣

也而鄭康成之徒又謂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
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率由是也惟人也
內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
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嚮臣北面父坐
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和上行之以成教下化之
以成俗豈出於或使之然哉蓋本於上下相文自
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有日中星鳥宵中星虛
而知東作西成之序薄蝕之異精稔之祥而知吉

凶水旱之變則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
道麟趾騶虞之應則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
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為博也斗
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者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
則暑來之為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鄭康成輩謂離為日天文也
艮為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
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凡麗
乎天地者无非文也惟人則內之於一身外之於

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爲教下化之以成俗一本於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雍曰王氏有言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解賁之彖辭則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乃卦變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蠱噬嗑賁之彖以卦變爲主臨川則云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此則亦可爲旅亦可爲諸卦蓋諸卦皆自乾坤索而成今獨言於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下坤上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爲質而柔爲文也以

剛為質而柔為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也
分剛上而六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以柔為質
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
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論之則以六二
上九二爻為主是為乾坤之變文也地道无成而
代有終則是地來文天天往文地皆以天為主地
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之則上
體為艮下體為離是為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明
以止人文也天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
故觀乎天文者可察時變觀乎人文者能化成天

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

相文而獨歸之天蓋包犧畫乾之道也艮離因變

而得人文蓋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之分見矣

易說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先生曰山者草木百物之

一无之字

所聚生也火

在其

一无其字

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

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

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

所致慎也豈可恃其

一无其字

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

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

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
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
文以折獄也傳易

橫渠先生曰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
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說易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止賁之象也觀文明之象則
可以明庶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本乎天者親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
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
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於明文明如

三月五十六 大易粹言三 賁九 致

此故可以明庶政然无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
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賁
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
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賁皆有頤中有
物之象而賁无除間之義者蓋動則間當除而止
則不能為間也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
作凶亦猶為間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說易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
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

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
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
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
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
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
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
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
俗所羞世俗所賁一作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
因趾與行為義也○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
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

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文明之德以賁居賤脩飾於下故曰
賁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
之象也不為臣不見諸侯義也故召之則不往往
役義也故庶人召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
自賁其行豈有待乎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
不容巷子賁以為愧仁義之愚輿馬之飾原憲不
為也此舍車而徒之謂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爲榮而不以徒行爲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慶氏之車何有於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

易說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伊川先生曰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一無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所附也猶知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

其質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賁其湏起意在上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離麗也陰麗乎陽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其為賁也不能為无有湏之象焉湏附頤而生與上俱興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安定先生謂湏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失得故也易說

三十一 大易粹言三 賁十二 浚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安定先生謂湏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雍曰以王輔嗣之清談猶以湏為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為湏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湏也乃所以為賁歟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湏九三剛為之助則可興於君矣易說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伊川先生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

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則字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旣常而正誰能陵之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矣而間乎二陰之間上下交賁之故曰賁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爲二陰所濡非正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也故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也其孰能陵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於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湏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二旣以剛柔盡湏濡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孰得而陵之哉相與非

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

易說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一无為字可疑

三四十一

大易粹言二

賁十四

卷十九

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累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文柔而為艮艮止也剛止乎上而四居其下未獲賁也故賁如皤如皤白也雖未獲賁而從上之志已行矣故曰白馬翰如言從之疾也然分剛文柔雖止乎上匪寇也是乃婚媾也終必獲賁矣故无尤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貞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矣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皆虛己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己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

易說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一作隨其裁制如束帛而一无而字戔戔則雖其柔弱

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爻爻翦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裁剪紛裂爻爻然束帛喻六五本質爻爻謂受人裁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相因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為悔吝然獲其

三十一

大易粹言三

賁十六

吉月

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

悔一作隘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賁天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賁于丘園則所賁小矣束帛爻爻用禮薄矣非人君所以賁天下之道也故吝夫丘園已所有也六二正應之象然二為文明之主而五賁之得所賁矣故終吉而有喜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丘園以地言之則生財之本也以人言之則尚德之人也夫得賢者則能立太平之基亦至治之本也故六五致飾於本其末有不盛者乎尚且束帛以卷之不嫌於損少亦儉而用

禮之意也儉而用禮則生物不匱而賢者不以沒
禮傷廉而違之故終有喜也彼致飾於物至於窮
侈極美與夫得賢於畎畝之中幡然改是曰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者可同言之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
非若二三之湏濡初四之私應也其道豈不廣且
大哉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丘
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於耕築
周之賁也及於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
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束帛戔戔幣聘之禮湯聘

一大易粹言三

賁一十七

張栻

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幣帛箱篚之意也子夏傳云
三元二纁象陰陽為束帛或以戔戔為多何哉馬
氏云戔戔委積貌許慎以戔從二戈蓋謂有相次
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
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
以貨取而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
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
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賢育材之際未嘗不
以喜樂壽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
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氏孔氏以為國之道

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无遺賢
詩有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為賢者窮處
之地必曰賁于丘園蓋示无遺賢之意為國之道
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
賁之時為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
陸于陵之類皆誠為郊野陵陸何獨假丘園以為
質素也況質素為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
之時言賁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遠為國之休光
若從王孔二家說云賁飾於束帛珍寶則質素之
道乃隕落若設飾於丘園質素之所束帛乃戔戔
衆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即管墨喜利之學貪鄙小
道豈足以充賁之六五之義乎在節之彖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傷財害
民而已非有望於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
賢苟有意於束帛戔戔之多又實足以為聖人也
哉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王論鄙而
害義孔氏膠於文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幾不
復聞矣

易說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

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它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爲物所貴故曰

上得志也上一作止易說

三〇三八 大易粹言卷三

賁十九 吳天全

龜山楊氏曰賁无色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惟无色爲能賁有質爲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矣而文明麗之受賁者也故无咎而得

志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見素抱璞成德之始也明白入素成德之終也雜卦曰賁无色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吾從先進又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聖人之於質文何如此之相戾也曰聖人之尚質自然之質也聖人之貴文當文之文也故曰

忠信禮之質也義理禮之文也苟无忠信不可以
虛拘者此也如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
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爲之僞也人爲之僞
殆不若白賁之爲得也禮曰有以文爲貴者有以
素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
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恭
无文父黨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
席犧尊疏布鼎禰杓此以素爲貴也然後知質者
自然之質文者當文之文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间然矣此
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敝也方賁
之上下相文則文旣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僂之道
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僞乎曰文明以止人文
也至於僞何可尚也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人君止
於仁爲人臣止於恭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
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故孔子之
筮曰白宜正白黑宜正黑其有取而言之哉

易說

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爲之僞也人爲之僞殆不若白賁之爲得也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旣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僂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僞可乎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恭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僞矣

雍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謂之性也聖人懼其質而近於禽獸故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脩道之教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僂矣大者驕奢淫泆於其上小者放僻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救僂以忠于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所以復

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卿士師師非度從
流志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彖言文明以止
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義一
也方未賁之時則白賁為非既賁之後乃无咎矣
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

易說

伊川先生曰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剥於陽故為剥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類剥之象也

易傳

剥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剥者羣陰長盛消剥於一作陽之時

衆小人剥喪於一無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

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剥有二道有民剥君小人剥君子民

之剥君不過厚百姓以自薄為安宅順止之道小

人剥君子則毋與爭利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

內文明而外柔順艱正晦其明儉德辟難遯之時

義皆君子遇剥之義也剥之卦辭獨言不利有攸

往者遇剥无它說焉懼君子以道自任與小人校

也易說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

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無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剛一作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並易傳

三六十一

大易粹言三

剝二

三

橫渠先生曰處剝之時順止以觀天理之消息盈

虛易說

龜山楊氏曰剝剝也陰剝陽也五陰上行小人之長極矣有爵賞以導其前刑威以驅其後中才而下孰不變而從之乎雖有剛明之資蓋將遜言屈身以避害亦理勢然也夫剛柔之往來相為屈伸天行也柔能變剛惟剝之時為然非特相為屈伸而已君子於是時順而止之可也往斯害矣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引姦凶而授之柄率至

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蓋有以取之也夫寒暑之
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
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者蓋當是時存亡之
機間不容息與它卦異故也易說○或問臺諫官如
何作曰剝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
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
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
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
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語錄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山附於地地剝之象雍曰剝
落也剛過久而柔落之卦之所以為剝也自初至
五剝五剛而為柔剝之極也一陽順於下而止於
上僅足以避害而已故不利有攸往然衆柔剝剛
其害為難避君子觀順止之象而行順止之道故
能處剝之時也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
道也當陽消陰息進盛而剝是為天道自然之運
君子何尤焉不過於觀象順止俟時而已易說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伊川先生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

而反附著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一作山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易傳

廣平游氏曰山附於地則山頽之象山至於頽則以下不厚而上危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人之剝必自下始浸而至乎上君子知所以厚下則无所措其剝矣乃可以安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剛柔言之則天道盈虛消息所以有剝自卦才言之則順而止之為處剝之道由象言之則山附於地者剝也厚下安宅者處剝之道也彖象之義不一而足象言上者非獨君后也凡居上者皆當然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亦厚下之道厚下所以安宅也夫知幾君子未必至於剝之時也不幸而至是不過厚下俟時而已易說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伊川先生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

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

於一無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

一作消亡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

消君子其凶可知○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沒陽

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剝自下而上惟厚下為可以安宅安

民所以厚下也牀人所安也足床所恃以為安者

也剝床以足則蔑厚下之道也故凶小人剝民以

自厚得志則害加乎人天下之凶也及夫進而位

乎上則下已不厚矣亦非所以自安也故其卒至

於剝廬而无所容其凶豈不已甚乎小人知此亦

足以戒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剝自下興也故初言剝牀以足剝以

厚下而安牀雖僅可安身亦非厚下之道況剝其

足者乎既失厚下之道則下已滅矣然剝之初而

未甚也所以蔑貞則凶言貞固不蔑則无凶矣詩

曰載寢之牀故處床為求安之道剝言牀亦見道

之无乎不在也易說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
上剥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陰之侵剥
於剛一作剛陽得以益盛至於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
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
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剥之
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利之未盛有
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三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利
陽爻徒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象曰未有與也
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易說

三十五

大易辨言三

剥六

後

龜山楊氏曰辨牀之幹蓋上下之辨也剥止乎辨
則剥未及上矣以其无應而未有與也然處羣陰
之中其能終无與乎故曰未而已則蔑正之凶理
必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上下也輔
嗣謂足之上孔氏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
義皆一也剥牀以辨則其剥進矣未有與者遠陽
而无應无以止之也或近陽有應有以止之安有
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
著苟不能辨之於早未有不至於凶者剥之初二

有凶之漸而非凶也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易說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伊川先生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異於正在剥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剥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三居剥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臣強是也並易傳

三十三

大易粹言三

剥七

余曰

橫渠先生曰獨應於陽故反爲衆陰所剥然无所

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陰居陽不當位也而其志剛矣居不當位而間乎衆陰之中勢不足以有爲也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失上下矣於義无咎則吉凶不足言也易說

足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剥之時小人道長之極羣衆剥君子獨六三捨其羣類於上下而應于陽是捨小人而從君子也所以在道爲无咎然則六三之失其類乃所以爲有得與易說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之近災也

伊川先生曰始剥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成當陽剥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五為君位剥已及四在人則剥其膚矣剥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剥牀以足以辨則剥其所安而已未及膚也六四履近尊位則剥及膚矣其災也豈不切近乎易說

橫渠先生曰迫近君位猶自下剥牀至牀之膚將

及於人也不言蔑正剥道成矣一云五於陰陽之際義必上比故以喻膚易說

白雲郭氏曰牀剥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繫辭言剥窮上反下於此可見易說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

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

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一作

親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

義○羣陰消消字无剝於於字无陽以至於極六五若

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

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

切之至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五為上九之膚能下寵衆陰則陽

獲安而无不利矣異於六三者以其居尊制裁為

三日六十一 大易粹言卷二

剝九

故

卦之主故不云剝之也終无尤怨者以小人心

不過圖寵利而已不以宮人見蓄為耻也陰陽之

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

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

故曰无不利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君位也剝至於切近災則極矣不

可以有加矣故言人君處剝之道夫魚陰物也貫

之則其叙不可亂羣陰順承之象也先王之時六

宮各帥其屬以時御于王所九嬪掌之御叙于王

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太宰

蒞之則燕好嬖暱之私不得干其上矣貫魚之象也。以是寵之何尤之有。夫女子與小人之難養一也。先王所以處之无二道焉。使群陰順承如魚然。以宮人寵之則无不利矣。是亦順而止之之道也。若夫付之以心膂之寄。借之以威福之重。而遽絕之。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可不戒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為剝之主。能御眾陰以承陽者也。魚陰類也。六五未免其類。是以能聯而貫之。制於我也。雖制於我。而在剝无剛決之義。故以宮人寵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為同類。御小人以宮人之道。斯其宜矣。方剝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利之時。而為止剝之道者也。雖然。貫眾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蓋消息盈虛。天之所行。君子之所尚。雖聖人不能違時。特於其間。雖順以從時。而又有止之道。以救時耳。非若一於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宮人寵。但厚之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然此謂根蒂之難去者。易說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

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

已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

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

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

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一

音平三 大易粹言 剝十一 胡珏

盡為坤陽一有來為復一有陽未嘗盡也剝盡於

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

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

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

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

卦亦然眾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

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

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反其廬矣廬取在上

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

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史之上六何以言終

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
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夫者
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
言却有復生之理乎○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
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
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
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剝之世有美實而不見採然其德
備猶為民所載小人處下則剝牀處上則反傷於
下是終不可用之也易說

大易粹言

剝十一

胡珏

龜山楊氏曰羣陰剝陽而一剛止乎上碩果不食
也剝乾五變也故有碩果之象焉乾為木果然君道也
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故陰雖上行剛則
不食與夫之上六不可長異矣夫坤順而艮止剝
之成象也碩果不食者順而有以止之故也坤則
順而已矣故履霜堅冰至而卒有疑陽之戰順而
无以止之故也故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
順也然剝終則復亂極則思治當是時君子者民
所載也故得輿坤下承之得輿之象也坤為大輿君子
而得輿道盛行也小人无所庇其身則剝廬矣夫

陰陽之往來屈伸理之必至也小人之為亂至於
剥廬而後已蓋亦不思而已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果者易食之物也在剥之時君子易
傷之象也果之碩大易食而不食君子居剥易傷
而不傷者以君子觀剥之象中有順而止之道
足以厚下故終不食也且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
人莫養君子君子小人蓋相須也輿所以載君子
小人之象廬所以庇小人君子之象君子得輿為
民所載則有厚下之道故也小人之性自下窮上
必剥其廬而後已剥其廬則无以自庇終失所安

大易粹言二

剥十三

胡

之象以見小人不可用於天下國家也唯其終不
可用而遭時未復故以宮人寵之宜矣能貫之則
可窮而寵之亦可貫所以柔服其心毋使為患而
已此孔子所以嘆其難養也然君子之剥非自取
也小人剥之也故其剥也有漸小人之性不能有
物處剥之極必自剥矣是以其亡也忽焉蓋自取
之速也易於小人女子有順止貫寵之道非達時

變者不足以知此

易說

伊川先生曰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

故受之以復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來一无來字

陰極則陽生陽剥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

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

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

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

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易傳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大易粹言三

復一

伊川先生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

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

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

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

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

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

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

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

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

則為差忒在曰右子一有之道字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

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

六易粹言三

復二

剛

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无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相為消長陰剥陽盡至復而剛反在卦之中其義為大幽微難言故因七日以言之則復之義易明非復之義盡於七日而止也陽道方復為泰之始故亨疾猶不疾而速之疾也陰陽消長有漸其出其入任道自運无遲速於其間與天之行健无以異也方剛長之初獨陽未能

用必得其類斯无咎矣是以朋來則有臨有泰而後為復之九咎也此皆陰陽剛柔大義微而難言者欲觀復道反復无若歲功之易明故繼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自夏至陽始剝而於卦為姤建亥剝盡建子而一陽來復在天之日蓋自鶉首以月之周天也從天道與日而言故云七日猶堯典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詩言一之日二之日皆是也剛長之初利動而往之時蓋自易言之不動而往无致臨泰自天地言之不動而往无以生萬物

自聖人言之不動而往无以治天下其利有攸往皆一也然陰陽剛柔皆一道自天與氣言之則曰陰陽自地與形言之則曰剛柔在易之卦麗于形矣故六爻以剛柔言而復謂之剛反也易說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伊川先生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

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
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
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一有也字七日而來復者天之
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
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
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並易傳○人說復其
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
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
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

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劉元承手編○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
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
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
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湏如此
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入關語錄○復其見天地之
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陳氏拾遺○復者反
本也本有行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
理也此賢人之事也大全集拾遺○復卦非天地之心
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一作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橫渠先生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內也其原在內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線湏更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于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湏更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於地中却是生物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蓋為靜而動天則无心无為无所主宰常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己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

生物復之時未有物也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
聖人之心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
而出故序卦曰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
此茂對時育萬物則於博施濟衆也何有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極而陽復復斯亨矣復剛反也震
動而坤順動而以順行也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
上則陽微而陰猶盛矣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人
一日之力所能勝也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
則身之不能保尚何期來之有故動而以順行而
後出入无疾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夫陰陽一

三十七

大易粹言

復六

劉仲

氣之往來也反復其道終則有始天行也七日謂
自始至復也姤陰始生也陰生則陽消矣故七日
而後復夫四時之變浸而爲寒暑固非一日之積
也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於人乎故剝以順止之
復以順而行其道一也當是時陽微矣止而不行
則剛終不可長也故利有攸往夫復也者陽始生
動之端也知復之道則天地之心可以默識矣非
盡心知性其孰能見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復者去此而反其本之謂也凡易之
道坤息消乾乾息消坤二氣往來是以反其本者

復也易以乾坤言形以天地言氣以陰陽言故乾坤之理天地之運陰陽之會无不反其始而後行故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于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以至律曆之紀四時之序无不返于此者所以黃鍾爲萬事本此之謂也復者陽生之初動之始也故曰亨震者動也坤者順也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也朋者類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方其未復也陰上而消陽柔下而阻剛方是時也朋來可乎是以待其陽復則朋來无咎也謂陰降而爲朋則小往大來蓋不得爲朋矣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者相爲消息亦无時而已也故陽一升而萬物生陰一升而萬物死其反也其復也各終於六位而時成是以知七日來復也然則四時之運行日月之代明豈物或使之然哉此天行之自然者也故孔子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然後知大德之生生剛反動而以順行而已而說者謂易以靜爲復天地以无心爲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烏在其靜而已也

然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且復言七日臨言八月者陰陽之辭也故言陽以尚消息盈虛之自然言陰亦内外使之知懼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儒謂易以靜為復天地以无心為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惡在其靜而已也然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雍曰復以剛反而亨則天地萬物皆有待於剛者也剛故動柔故靜物久於靜不能自動是所以有待於剛然後動而亨也

三十三

大易粹言三

復八

余中

如此則復主動而非靜姤主靜而非動動靜之義係乎剛柔之反也有震之動有坤之順以是行焉則上順天地之道下順萬物之理是以出入行於自然无遲速之異也且剛柔反復其運不停自其小者視之四時日月可見也故在易之中一陽為復進而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夫為乾一陰為姤進而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其出也陽出則陰入陰出則陽入陰陽出入反復如此孰為遲速故无疾而有常也朋來之後然後道大亨而功成故言无咎天行者自天道以言之七日之復是也由

七日之復以觀則三才萬物之復莫不皆然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天地固无心於萬物也而萬物有心於天地因其有心於天地言之故曰天地之心然萬物資天地以有生故天地於是乎生萬物則天地之心无它焉生物而已是以繫辭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有生故有德有德則有心矣復為生物之始是所以見天地之心也然復之時義大矣而彖不言大矣哉者蓋復非小道不待言而可知也姑遇之事有至小者存焉聖人欲人遺其小而玩其大者故姑言大矣哉也○天地无心於陰陽

剛柔也窮極而變者天地之心也自生萬物觀之則七日來復以生為天地之心矣自它道觀之皆然故出入无疾反復其道可觀天地之心如此況

人乎

並易說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伊川先生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一作順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

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傳易○聖人无一事不順

天時故至日閉關

陳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

曰物與无妄靜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

○凡言后者大率謂繼體守成之主也復言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此校之則后

為繼承之主明矣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所重

於至日以其順陰陽往來閉關者取其靜也閉關

則商旅不行先王无放過事順時以示法亦以示

三百十五

大易粹言

復十

洋

民后不省方如言官度優暇不甚省事文明是繼

文之王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閉而未發先王不先時而

動所以事天也

湯說

白雲郭氏曰坤為靜之終復為動之始雷在地中

則動已萌矣而未奮也然天地萬物之理得陽則

舒得陰則慘故人喜陽之復而畏剛之剝也先王

至日閉關助陽道也喜陽之復懼其微弱而人泄

之以先奪陽氣則陽愈微而不進是以閉關而固

其氣以助之蓋三才一氣耳方天地欲動而人爭

先之是爭天地之動以損天地之氣也聖人欲奉
天時莫不先天地而後人從之是所以閉塞人事
以助天地之發也後世為月令者於仲冬之月塗
闕廷門閭築圉圍以助天地之閉藏蓋假此以為
義誤以至日閉關為天地閉藏之時也夫至日日
至也天地至復則動而將發生先王至日閉關正
謂陽氣方動而微懼人道分奪其氣先動以泄之
故奪人動發之氣是所以助天地生發之義也何
閉藏之有哉

易說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三百六十八

大易碎言

復十一

五

伊川先生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
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
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
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祗宜音
祗祗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祗悔不至於悔
也坎卦曰祗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
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
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
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
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

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一無之道无它也

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並易 ○祗與底

問字

通使底至也无至於悔朱公揆拾遺

橫渠先生曰祗猶承也受也一云祗悔作神祗之

祗祗之為義示也効也見也言悔可使亡不可使

成而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

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

易說

於悔而元吉顏淵之殆庶幾其以是歟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統復道

而言之也至於七日來復則指天行而言是復道

之一也爻象言君子脩身蓋亦復也凡易之一卦

其義象皆不可窮盡聖人卦爻象象之外不能悉

言者多矣就其所言之中已具數義學者當觸類

通之以極廣大而已如乾象為天為馬豈能拘於

大小之間哉昭昭之多與天同一撮土之多與地

同一卷之石與山嶽同一勺之水與河海同道无

間於小大故也復之初九顏子盡之能不貳過故

不遠而復於道苟貳過則遠矣雖然有不善未嘗

不知則蓋嘗有過也有過則有悔唯不貳過故其

悔小而無大悔也凡充有悔之極則有大凶充無悔之極則有大吉以其不遠復故知無祇悔以其無祇悔故終知其元吉也此顏子克己復禮之道故象言脩身也

易說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言以下仁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三百五十七

大易粹言

卷十三

五

以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下比於陽故樂行其善

易說

龜山楊氏曰過而後有復顏淵不貳過猶有過也而未形焉其復不遠矣非克己者其孰能之茲其所以為仁歟盡斯道者其惟初乎六二柔順中正無過而復休而復者也其復也從初而已故曰以下仁也中正而親仁吉孰加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稱樂正子好善優於天下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休美也充好善之實孟子之所以為美盡下仁之道復之

所以為休其義一也不遠之復克己者也克己復禮仁也故六二之下初九所以為下仁也然古之人脩身者豈徒然哉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也聖人之治天下仁之而已孟子所謂推恩保四海是也夫欲仁天下者必先仁其身是以中庸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復以初九脩身六二為下仁不亦宜乎

易說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伊川先生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

二五十一

大易粹言三

復十四

劉本

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頻復

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處非位非頻蹙自危不能无咎

吝

作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其守不固矣雖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能不復行者也故頻復厲夫操存舍亡蓋俛仰之間耳其危豈不甚乎然復而頻是亦善補過者也故雖厲而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說者皆以頻爲頻蹙之頻失位過中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先生以謂頻數之頻嘗試考之禮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不得已而復與勉強而行之无以異也不得已而復尚且知復焉何厲之有與夫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爲不佻矣由是而知頻非不得已之類亦明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況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道有至於

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以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儒皆以頻爲頻蹙之頻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爲頻數之頻頻蹙不得已則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何厲之有與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爲不佻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

守也唯君子能以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故道有至於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
以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
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
蓋頻復也與夫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易說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伊川先生曰此文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
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
不言言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

三四二

大易粹言三

復十六

生

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
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
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
非无咎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
道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

爻同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上下四陰之中而獨從陽中行獨
復者也陰之從陽性也故謂之從道然柔不中无
剛明之才雖欲從道而无受道之質故不言吉與

休復之下仁異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位不得中而居四陰之中獨從初九之道而應焉是亦捨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故曰中行獨復七十子於衰周之際從夫子於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

易說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

三十四

大易解言三

復十七

葉生

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

謂成其中順之德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性順位中无它應援以敦實自求而已剛長柔危之世能以中道自考故可无悔不然取悔必矣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而无應於上下无所待而復者也其復也誠於善而已故謂之敦復夫誠自成也故夫子曰中以自考也初九陽始生動

之微者也其違未遠故其復也不至於悔而已六
五无所待而復安於復者也故直曰无悔不言吉
吉不足以言之也

易勿
說

白雲郭氏曰五以陰居尊位在坤之中有厚德之
象故言敷復中以自考者能以中道自厚而已自
厚則所以成己者至矣雖未足以盡為君之道亦
可以无悔矣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
成物也盡成己成物之道則君道盡二帝三王是
也六五為一卦之主其才有所不足故僅能自成
與在下君子脩身无以異然初九既无大悔於其

大易粹言三

復十八

剛

初馴致其道則知其終為元吉矣六五居尊極之
位方同在下之道雖敷復優於不遠之復而以時
位初終論之是未足以致人君之元吉也故特中
以自成而已

易
說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伊川先生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
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
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
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

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
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
而可行也○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
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
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
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道過亢反常无施而可故天災人
害師敗君凶久衰而不可振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與初異其違道遠矣迷而
後復者也故凶苗民逆命七旬乃格是也迷則妄

大易粹言二

復七九

剛

行故有災眚書曰眚災肆赦眚目病也其為災眚
不明而已有可復之道焉故在所肆禹之班師是
也豫之時雷出地而奮威行於上矣又順以動故
利行師君道也復之與豫以二體言之順動一也
而迷復之凶其事則異矣故用行師終有大敗以
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反君道故也十年數
之終十年不克征則終不可用矣禹稱有苗曰昏
迷不恭反道敗德此之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君道知柔知剛上六迷而不知
復反君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虺復之終迷不知反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歟夫天道人事皆貴復焉迷不知復則上逆天道下乖人事其凶且矣言有災眚則得之天得之人者其凶非一也迷復无所不失故其凶至亦无不有之況行師用兵之道尤為危事是以自用之則大敗佐其君以用之則有十年不克之凶十年極矣十年不克則自敗可知是其國君凶也且復有自復者有不能自復而從人者有失而頻復者皆復也上六居一卦之上有君之道君道以能從人為善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是也上六自不

能復又不能從人之復可謂反君道矣或謂迷而後復非也苟能復矣雖迷何凶太甲是也其豫成有渝是也

易說



震下
乾上

明道先生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无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无伐善无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一无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天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

三十三

大易粹言三

无妄一

矣哉

易傳

兼山郭氏曰无妄即誠也在易曰无妄至孔子文言及中庸而後言誠又至孟子則曰性善皆一也然无妄有動象故又為誠之見於有為者如是則誠然後无妄矣以其本善故誠以其誠故无妄又為三者之序不誠則妄矣天人之分其間不能以寸伊川曰動以天則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圖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

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一无利也字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易傳橫渠先生曰无妄四德无妄而後具四德也其曰匪正有眚對无妄雷行天動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別自三才之別論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於覆地之於載皆无妄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以天道得之也匪正則妄矣妄故招眚匪正而有眚非无妄之災也災眚之義其說不一以无觀之則自天至者為災由人自致者為眚无妄之動貴其止於天道不知所止而往是以窮人欲而滅天理也故不利有

攸往易說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伊川先生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

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聖人之與天合德觀天之道執天之行

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因循故常依于天理无
 思无為亦歸之自然而已此无妄之本也以其卦
 言之震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以才言之動而健
 以其位言之二五得位剛中而應所以為元亨利
 正也乾者大也大亨以正其天之命乎且天下雷
 行其動以時故自春分而出萬物從之而出秋分
 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豈物物而
 賦之此以亨正而出彼以亨正而受此以无妄而
 感彼以无妄而應故能自智自力自形自色者也
 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於此可見矣其或感之
 有正有不正養之或得或失所以為天為壽為災
 為眚是謂匪正有眚之理也然則匪正有眚又何
 之矣故知有妄之行天之所不祐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震一索而得男剛自外來也震下而
 乾上動而健也動而健則動為主矣故曰剛自外
 來而為主於內也雷動而天行則其誠无息卦之
 所以為无妄也動而以人為則妄矣剛中而應謂
 二五也五以剛健中正而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
 而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
 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為也循天理而已故

曰天之命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為體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不祐欲往安之乎故不利有攸往

自无妄元亨利貞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論卦之所以成无妄者主於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无妄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

大易粹言三

无妄五

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焉一捨无妄而往則為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偽喪誠乖於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於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蓋知天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不與天合德則與天非其類故非天之所助如是行而有往又何之乎蓋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偽而明其天也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之謂也輔

嗣於此卦尤不曉聖人之旨

易說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明道先生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劉絢師訓

○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它

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之有田而不勤稼穡者荒也

三十一

大易釋言三

无妄六

不亦禍乎農有勤於稼穡而復敗諸水旱其荒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並語錄

伊川先生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

一作育

萬物其所賦與洪

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

一作忒

物與无妄也

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

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

物之道也傳易○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

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劉德○无妄之謂誠

不偏之謂中又曰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

後誠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錄語○盡己為忠盡

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

物之性也信者无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

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

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物因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

三十七
大易粹言三
无妄七
中

與无妄育物以時害莫甚焉說易

龜山楊氏曰天下雷行天之所以鼓萬物也物斯

應之故曰物與无妄先王所以對時育萬物亦因

天而已矣所以无妄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物之生也本乎一氣氣之運也本乎

陰陽天地者氤氲以感之爾何與於人乎曰天非

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先王之仁得被萬物者在對

時而已且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於是乎平秩東作

宵中星虛以正仲秋於是乎平秩西成東作西成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先王之政也國君春田不圍

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麝卵則仁及於禽獸草木
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則仁及於草木獺祭魚然
後漁人入澤梁則仁及於魚鱉先王之仁有及於
烝民有及於禽獸有及於草木魚鱉故能如魚麗
之盛多凡以對時育物而已詩云麇鹿濯濯白鳥
翬翬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故古之興王莫不皆然
亦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率歸之无妄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運乎上雷行於下无適而非天故
為无妄然雷之收發有時疑其有妄也蓋收發非
雷也天之所運是雷為无妄也物之生死又應乎
雷以從天之所運則物亦无妄矣故曰天下雷行
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者聖人以至誠任天道
而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於无妄者也其茂對
也育物也自然馴致之耳聖人初无容心焉易說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陽為主於内无妄之象以剛
實一无實字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
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
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
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

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其動以天则无往而不得志矣故吉居无妄之時利在正而已往則匪正故曰不利有攸往各有所當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者謂既无妄則不可復往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

三百四十一

大易粹言三

无妄九

改

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是知伊川之得於无妄也深矣蓋卦之辭以天下之誠未有不以偽喪者故欲守正而不往顏子拳拳服膺弗失之義也爻之辭欲以无妄之道見於有行既盡己之性又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如是而往其為得志大矣是以吉也言於初者初震也震之動以天故也卦爻之言相為終始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及成己成物之義皆同

易說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伊川先生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

一作欲所

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獲菑畝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獲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畝不耕而獲不菑而畝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與畝是也蓋耕則必有獲菑則必有一作為畝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

大易粹言三

无妄一

故

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

制作合

一作因

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

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獲不菑而畝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獲既菑則必成畝非必以

一无

以字一无必字

獲畝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

求

一无求字

獲畝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為物

首則可乘剛處實則凶

易說

廣平游氏曰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獲不菑而畬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唱其於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為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尊位故其勢不得以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為未富若夫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且之應時而造以每成功其為无妄孰大於此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耕而獲不菑而畬皆行其所无事

三十四

大易粹言

无妄十一

洪

也行其所无事则无妄矣若禹之行水是也雖排淮決泗濬川刊木无往不濟矣故利有攸往

易說

白雲郭氏曰无妄之卦不利有攸往而六二利有攸往何哉蓋盡天理而動則利有攸往與无妄往吉之義同其匪正則不利有攸往也且耕而獲菑而畬天之理也苟不耕可獲乎不菑可畬乎以是為思而後動則利有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己也誠欲不耕而獲不菑而畬是未能成己之事而遂欲及物非无妄之道也无妄與中庸同必先成己而後成物爰象之辭互為發明蓋非一意禮於

坊記稱易曰不耕獲不菑畲田凶其辭義皆異蓋果
欲不耕而獲不菑而畲皆妄也故凶既云凶矣何
利有攸往之有而象亦不當言未富也蓋不耕獲
不菑畲之義自昔難通故當時傳授有如是之異
者然爻辭言利有攸往必曰則利有攸往象不曰
不富而曰未富觀此二者然後得聖人之旨乃知
不當有凶字也

易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

三十一

大易粹言

无妄十二

拱

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
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
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
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
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
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
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
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
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
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

失非以為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行人得牛乃邑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誅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遷怒肆暴災之甚者繫牛為說緣耕

獲生詞易說

龜山楊氏曰牛順物也耕獲所資以為用也六二以中順應乎上行人之象也而三據其前而不得進故曰或繫之牛順而見繫无妄之災也然五以

三平

大易粹言三

无妄十二

中

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應之非三之所能間乃三自為災耳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邑所居之邑三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己妄致乃无妄之災自妄召災所宜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子明之言无妄之災最近之然曰運數適然又非也无妄无運且无数也輔嗣以六三行違謙順為无妄之災失之矣行既違則非无妄况六三有妄乎何則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動

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以動爲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蓋有无妄之道存諸己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天理小人徼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蓋其所得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不若邑人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爲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矣可不慎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

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妄之災也於道何損焉易說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一作貞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一无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貞固守之則无咎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剛居陰能固有之也无應於

三百五十一 大易粹言三 无妄十五 柯越

上下无妄者也故可貞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為乾體之下震動之象革矣動革則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於道何咎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皆九四之謂也易說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伊川先生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不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

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人之有妄理必脩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而履尊位二以中順應之无妄之至不可有加矣而下猶有弗率者蓋无妄之疾也以藥治之則反傷其平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舜之時苗民逆命所謂无妄之疾也禹之徂征用益贊之言而班師知藥之不可試也禹乃班師則順命之民必有被其毒者其可乎故舞干羽而有苗格勿藥之喜也然周公東征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以爲考翼不可征非一人而已而周公必征之何也蓋當是時外則淮夷叛內則群叔流言乃欲反鄙我周邦非无

妄之時也與益贊之言異矣此周公所以必征也

說易

橫渠先生曰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為疾
○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
則以无妄為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
无妄者也以无妄為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
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

說

並易

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為疾豫之六五是也乘剛
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

三百五十一

大易粹言

无妄十七

序

正无自取之道故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
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餘不足以
適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
可蓋疾以无妄而攻我我以有妄治之則天理滅
矣是所以勿藥有喜藥者有妄之物也而孔子又
言不可試者蓋深絕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
也災與疾其理相類无妄雖有災而有有妄无災
者幸也无妄雖勿藥而有有妄勿藥者亦幸也皆
小人之道也凡足以害无妄者皆謂之疾

說易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父作故上九而行則有過嘗而无所利矣。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身極而為凶害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說易

龜山楊氏曰无妄之終居乾道上行之極不可往往斯過矣故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說易

白雲郭氏曰上九居卦之極而不知止於是猶欲行焉行則失无妄之道所謂无妄之往者也是為有眚之道也何利之有初之往吉未過也二之攸利得中也三之行人之得幸免也上九有眚窮行之災也窮之災自取也非无妄也說易



